





夷白集卷十一

臨海陳基敬初著

記

水雲亭記

都水庸田使西夏楊公雙泉涖官吳門寓第有池焉池上為亭  
雕甍錯拱締構偉麗中設匡床左右圖書筆硯參置佳花美竹  
香草之屬冬則撤南戶斷木為疏承以素楮水光雲影顛倒几  
席頽而樂之因名其亭曰水雲今江浙行中書平章康里明德  
公實手題其扁公既刻置亭中復俾其客臨海陳基為文以記  
之夫水光徘徊雲影上下君子觀乎朱子方塘之詩有以見夫  
心之體焉是心也人皆有之朱子獨先得其所同然者爾故昔  
之觀於川上者曰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今  
公退於休沐逍遙斯亭讀古人之書求古人之心廓乎有容湛





馬不昧萬物交乎前吾不隨以遷衆慾誘乎外吾不從以化舉天下之物孰足以諭之其惟水與雲乎蓋水以清為體雲以潔為質清者不瀆潔者不污君子思所以神明其德而與昔之賦方塘觀川上者夷猶容與同游乎顯氣之始必於此焉觀之可也公名亭之義亦遠矣雖然水不徒清所貴乎利世也雲不徒潔所貴乎澤物也今公以耳目近臣權衡水政財成地利輔相歲功始於江湖達於四海譬猶泰山之雲起於觸石合於膚寸及其從龍鼓風雷周八極為雨以潤澤天下則其為利也斯溥矣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遂書以為記

思善堂記

勾吳張熙載氏力田事親於松陵同里有鄉黨薦紳之譽嘗讀書至公父文伯之母所謂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而歎曰美哉

乎其言之也孔子之使弟子志之其有以夫乃即所居之堂扁曰思善授予為之記夫人位乎兩間所謂善者與生俱生也然中人以下或不能淪胥委靡而為其土所遷故心之善惡生於民之勞逸民之勞逸原於土之沃瘠是以楚有桂林之饒江湖之利其民侈靡而不務本趙有邯鄲之富四通之衢其民矜踞而喜逐末唐獨以土瘠民貧其人皆勤儉而質朴憂深而思遠故聖王之用民也有貴乎瘠土焉勾吳今之楚趙也陸海之產夥於桂林懋遷之貨盛於邯鄲其土蓋可知矣而褐衣皮冠啜菽飲水之民若熙載者顧認馬日以孝弟力田為務若將自食其力如蟋蟀詩人之所賦者噫豈聞陶唐氏之遺風而興起乎蓋不淪胥於其土而能蚤夜乎其思此中人之所難而君子之所與也使勉焉弗畫循之有序則近之事親遠之事君無



適而不與善者周旋於洞屬之間而薦紳之舉將不止於鄉黨矣易曰素履往无咎熙載於是尚念之哉

書紳齋記

中吳衣冠之族曰海虞徐氏其入仕中朝出任牧伯者曰故益陽太守其子孫多好學從余游者曰緬之父曰孟達甫居松陵箕澤間蓄書數千卷教其子緬恪承父志砥礪激昂號佳子弟請予名其讀書之齋且求文記之予既扁之曰書紳又從而記之曰昔者七十子之徒學於孔子孔子教之以六藝而六藝之文見於經傳者無慮千萬數然究其歸卒不過於謹言行而已顯孫氏居七十子之中蓋已身通六藝而孔子答其問行也始之以言忠信申之以行篤敬終之以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噫此數言者豈直顯孫氏所宜書諸紳哉凡為人

子為人臣為人兄弟朋友者舉宜書之蓋仰之如日星循之如矩矱銘之如几杖戒之如盤杆勤焉勉焉不可以斯須離者也聖人既沒忠信之路塞於楊墨焉敬之塗蔽於佛老百家之說參前倚衡之昭然者隱於詞章訓誥之習蓋千有餘年矣濂洛考亭群夫子者作實始紹隆騶孟氏一髮千鈞之緒使塞者闢蔽者顯隱者著而荀卿氏楊雄氏韓愈氏之屬扶持排斥而功未集者至是而後集蓋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今吾與緬朝而學夕而思仰照於日星審度於矩矱擇路於忠信問塗於焉敬入求以事親出求以事君內求以仁兄弟外求以交朋友近求以行州里遠求以行蠻貊皆書諸紳君子參於前倚於衡者也緬尚念之讀箕澤所蓄之書昌海虞所居之族嗣益陽所遺之業亦在於言行之間



而已乃誦所聞以告之因書以為記亦將以自勗云緬字公遠  
子則韋羗山人陳基也至正乙未陽月朔書

白雲窓記

鄱陽章君彥復以漕府史就養吳中即所居慶壽堂西偏之室  
揭故吳興趙魏公所書白雲二字於窓間因名其室曰白雲窓  
彥復博雅好脩每讀書至堯舜之孝弟夫子之忠恕與夫趙少  
師司馬公之格言未嘗不反覆致思至大書於壁以備瞻省平  
居無所嗜獨喜蓋草木花實蔬茹之屬每盡尋自賦詩信筆輒  
有趣好事者多傳以為玩性廓落喜與朋友討論前言徃行意  
氣春容與物無违用是搢紳大夫樂與之游其能言者皆為之  
賦白雲窓詩而未有為之記者間謂予曰吾先大父由曹之楚  
丘避河決徙鄱陽因家焉先府君青陽縣尹既捐館舍踐霜濡

露銜恤罔極獨賴母夫人康強願祿薄未足以備甘脆然飲水  
啜菽粗盡其歡猶愈於先府君之不待於今者此名窓之義子  
幸為吾記之昔者狄公登太行而望河陽也蓋猶有詩人陟陟  
之思焉然後世之凡思其親者必託雲以為諭雖以予之不敏  
亦以白雲名其山房雲何與於人之親哉使吾於親朝而出暮  
而歸口馬而滋味適體焉而輕暖裕起居焉而溫清節色焉而  
愉容焉而婉烝焉無或違於志則雲也果何與乎親及一旦南  
走越西適楚地首燕趙舉目千里孰為親舍於斯時也願瞻山  
河徘徊而不忍去者獨見大雲而已彥復蓋嘗以公事驅馳於  
楚越燕趙之郊乎自其大父南遷而先人之廬不在楚丘先府  
君捐館而慈親之舍不在鄱陽當其匹馬之踟躕山川之蕭條  
仰瞻飛雲及顧左右吾知其望吳門猶狄公之望河陽也雲乎



雲乎果無與於親乎且狄公之忠義昭乎日月功烈著乎社稷  
德澤周乎四海百世之下有志之士聞其風而興起者蓋將悅  
焉以歸其萬一今君復服膺前言而知本乎孝弟篤躬徃行而  
知由乎忠恕其於狄公蓋所謂聞其風而興起者也然乎未足  
以言之姑即其名憲乎所以名山房者申其義以為之記云

虞麓精舍記

常熟實孔子高第弟子言偃氏子游之鄉而海虞則吳之名山  
仲雍之墓與世傳太公望之石室在馬州人徐君公懋世居山  
之麓其先大父益陽府君起家儒林歷官中外而虞山之族日  
繁以昌公懋嘗介其從弟公遠以虞麓精舍圖示予予曰願有  
記也予辱交府君父子最密雅知公懋之賢其讀書精舍工文  
辭以舉進士為業有日矣予問之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藹

者七十子事夫子於洙泗其擇鄉且就士亦至矣然夫子沒弟  
子各以所學為諸侯師而西河之民至有疑子夏於夫子者而  
其學遂流而為莊周氏之徒子游特起吳中北學於中國卒以  
文學得聖人之一體百世之下觀其服膺夫子之言則曰君子  
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其取人則澹臺氏也其為邑  
雖武城之小必教以禮樂也攷其言簡易者宏以達疏通者高  
以暢究其為人則所謂敏於聞道而學之得其精華者豈欺我  
哉今公懋生乎文學之里則鄉不待擇也尚志澹臺氏之流則  
士不待就也入乎耳武城之聲洋洋也著乎心洙泗之言鑿鑿也布  
乎四體西河之人弗疑也形乎動靜莊周氏之徒不能蠱而惑  
之也夫為名族之人居名山之麓飲名山之水而能使國人稱  
而頌之曰子游之鄉文學府君之後有人嗚呼豈不賢哉彼文



詞之工否進士之利不利抑末也不足為公懋道道其擇鄉就士之說因公遠以復之予不敏他日問津川上命駕虞麓仲雍之流風放太公之遺跡徘徊言氏之鄉以訪其故宅曰假宿精舍尚能為公懋更僕論之

聽雪齋記

西夏鄔密公寓第在吳門天宮里其東偏有屋六楹樸而不陋公即南榮為小齋西為壁北為戶疏其東南以楮承之中無長物左右琴書晏如也歲方隆冬公端居肅容虛心無為與造物者游俄聞中庭桂樹開索索然有聲起而視之則積雪在地皜然矣公因援琴鼓之客有候公於門者公揖使坐且謂之曰客亦知好此乎客曰僕東海之鄙人也何足以知之雖然公所鼓白雪之曲也僕不敏請為公和之客逡巡就席因歌曰白雪兮

交下美人兮獨處歲晏兮何所娛撫陽春兮容與陽春兮遲遲白雪兮飛飛彼美人兮勞我思巾余車兮徃從之端予居兮正予襟若有聞兮青桂林桂對兮後凋撫白雪兮逍遙歌已筆於壁以記之時至正甲午蜡月客則常菴山人也

風林亭記

延陵徐君元度起家儒林為時名卿擢司農為都事身顯而家益貧其嗣子仲剛勉為能以幹蠱克家自奮田疇之荒者治之室廬之敗者葺之問又屬予為文以記其無錫里第之風林亭予不得辭也無錫為州在東南山水間物產之夥最於他壤百里之內第宅園池甲乙相望譬諸木焉斧斤弗侵而牛羊之牧罕至深仁厚澤休養生息於承平之日久矣及貪冒之蠹萌於中培剡之孽攻於外加以戕斲之斧斤蹂以椎剽之牛羊而百



年之植本深而末茂者殆將翦而棄之卒未知所以扶持之者  
斯亭也都事君之所釣遊而其風林之蒼蔚水木之清華則所  
謂異時承平之植也都事君以官為家出入中外垂二十年其  
間田園第宅百里相望庶幾萬一不鞠為斧斤牛羊之墟者幾  
何人哉都事君以此計彼孰得孰失固已較然不置毫髮介蒂  
於胸臆間矣庸詎知貴介子弟有能卓然自振不與流俗淪胥  
於委靡之中治田葺屋式克負荷而其餘力又足以洒掃園池  
以待都事君之老如仲剛者乎昔唐韋應物百世之士也入則  
應制參扈從出則揚節為刺史秩比漢二千石亦可謂顯矣然  
每休沐或不知所於歸退與諸生假寓僧廬草衾陶器悠然自  
適而所謂共愛風滿林云者乃其居善福精舍時詩語也今都  
事君為天子職文書贊大農等而上之則於韋侯也何有異

日倦遊請老解章綬還朝廷角中南邁旦暮從賓客子弟攬清  
風於家林觀生意之流動而承平百年休養生息之僅存於牛  
羊斧斤之餘者某丘某水尚幸無恙此則君之所有而韋侯之  
所無也予雖未獲登斯亭然嘗辱與都事君遊既喜君之有子  
又慶其將有以歸老也故為之記使刻之亭中以伺焉

皞皞齋記

予友陳季周氏嘗謂予曰吾生於泰伯仲雍之鄉而讀周公孔  
子騶孟氏之書蓋士之為學在貴王賤霸而已因自題其所居  
之齋曰皞皞旌吾志也予為吾記之昔者泰伯仲雍適吳吳民義  
而從之斯民也益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日遷善而不知為  
之之民也及文成康之德洽乎四海周公孔子之教後先繼  
作而吳之君子至有北學於中國而得聖人之一體者予嘗浮



三江道五湖登夫樹望洞庭訪三讓之祠吊虞山之墓意耕田  
鑿井擊壤而歌帝力者蓋猶有先王之遺民焉嘗試問之而未  
之見也今華門圭竇哈菽緼絮之民乃有絃歌周公詠歎孔子  
充然若有所得而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如季周者斯非遺民之  
俊秀者乎余乃今失之於彼而得之於此矣蓋君子所過者化  
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故舜畊歷山而田者讓畔陶河濱  
而器不苦窳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皆莫知所  
以為之者也吳為泰伯端委治禮之國則其所過而化所存而  
神者宜何如哉噫孔子既没百有餘歲而騶孟氏作貴王賤霸  
之學幸而復明不幸而不得致齊梁之君為湯武變騶虞之民  
為皞然百世之下有志之士讀其書而論其世者尚知舍騶虞  
而趨皞則其過化存神之見於詞氣間者不徒為空言而已矣

方今 聖神在上堯父舜子而周孔其臣舉一世而嚮附之而  
詩書六藝之化彬彬也季周以泰伯仲雍遺民之秀讀周公之  
書誦孔子之言而學騶孟氏之學豈直以其皞者自得而已亦  
將褒然舉首思以貴王賤霸之說獻之 天子而與斯民同皞  
皞也此騶孟氏憂世之心而有志之士所宜勉焉者故為之記  
使書于齋之壁以為季周告云至正庚子辜月朔

種德堂記

君子之種德猶農夫之種穀視地肥磽而糞之時其蚤晚而藝  
耨之凡蠶草狼莠螟蝨賊蠹之為苗害者必謹耰鋤錢鐔祈穰  
而務去之人徒見其秋而穫冬而藏養老而長幼渴飲而飢食  
生生而不匱而不知其終歲之功曾不以水旱凶菑而輟其耒  
耜也故曰居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蓋



人非穀無以為食非木無以備器用非德無以遺子孫故種德非君子不能而君子有貴有賤有顯有隱其跡雖不同而其所以遺子孫則一而已初世皇以好生之德涵煦六合時則用帷幄儒臣而參以黃帝雷公之術施鏡石鍼刺以濟人之天閔天下號為神人者故內翰廣平竇文正公其人也游其門者曰金華王鏡潭氏小心謹畏十有六年而始得傳其術及其倦游歸江南銳意以活人為事因即蘭皋舊隱扁其堂曰種德雖浮甚里閭不事造請然人以疾求之者日衆間近之旁郡或遠則過浙水西戶外之屨所至輒無所容竇氏之學遂大行東南不問貴賤皆曰王鏡潭公之實公也蓋鏡潭之業既精而處心尤不苟惟精也故能活人惟不苟也故以德自許余雖不及識鏡潭幸嘗辱與其子珍國瑞游見其按榮膺辨脉絡引鍼熨艾以

療人之疾徃徃萎者起僂者伸喚咻呻吟者更釋焉以秦猶農之弗豐草薶狼秀祛蝨賊除騰蜈而嘉穀之穎者實堅而實好焉然後知鏡潭之後有人而竇氏之傳未艾也且竇公以術而顯鏡潭以術而隱其活人雖已衆然身不都好爵口不享厚祿出不乘高車居不御華飾其所以遺子孫者安在君子曰厚施而不食其報後必有興者嗚呼王氏其可量哉國瑞俾余為之記乃推本其先世之所以遺子孫者復之詩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敢申以為國瑞告云

同樂堂記

吳陵謝侯從義由雋李移守錢唐假老氏開元宮東偏之廬以寓焉且題其顏曰同樂堂徵予文以記之昔者孟子因齊宣王之好樂謂樂無古今之殊而民則有欣戚之異者由與民同樂



不同樂故也。余則以為孟子之言不獨謂樂也。謂凡踵行喙息之民莫不皆有飲食男女聲色之欲。使為之上者皆能與之同焉。則民亦將以其所欲同於上矣。苟顛一己之奉而視民之休戚不啻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則亦將以秦越人視其上。此三代之民所以至戰國時不以三代之君親其上者。由其不以三代之民畜其下也。三代而降。南面之君慨然知誦孟子之遺書。務懲戰國之覆轍。而欲以三代之民畜其民者。漢宣帝其君也。其言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於戲。民無歎息愁恨之心。則樂矣。然亦非必寒而衣之饑而食之勞而佚之也。亦平其政使遂其性。理其訟。勿戾其生。而止爾。苟政之不平。訟之不理。則民不堪命。雖日奏韶護而舞干羽。適足以滋其疾首而感頽爾。尚何

同樂之有哉。漢宣承武帝之後。海內虛耗。獨能先民之憂。後已之奉。謂守令為使民之本。因久任而責成之。卒用是以致中興之盛焉。然當是時。號稱良吏如朱邑龔遂之流。所謂與帝共此者也。亦不過躬行儉約。使民安土樂業而已。今天下兵興。生民罷弊。其閔焉。望治之心。猶農夫之望歲也。錢唐為東南一都會。由吳越錢氏及宋三百年。以至國家混一。以來休養生息。非一朝夕。其屋邑市井之蕃。珠玉綺繡之富。侯固不得而見之矣。而資梁靡屨。兵械什器百物之需。則未有甚於斯時者也。侯寅而入酉而歸。食不暇甘。於其口寢不遑安。於其席亦可謂勤且瘁矣。然上也。日以漢宣之業望其君下也。不敢以秦越之人視其民而中也。則認焉。以昔之良吏責其身。使左而右之。張而翕之。勿替而引之。則政平訟理。其效可變歎息為謳歌。易愁恨



為鼓舞亦在於上之人責成何如爾夫使中興之業不顯於漢  
良吏之盛無愧於朱邑龔遂之流未必不由生民樂業致也侯  
尚勉乎哉因為記其名堂之義使凡游於斯蒞於斯者知侯之  
志蓋有在云侯刻躬儉約忠厚信讓蓋詩之所謂豈弟君子也  
至正庚子夏五望記

三咲軒記

夷白子寓杭觀橋之觀巷屋弊瓦腐夜雨或暴至張蓋就寢亦  
不顧嘗自扁其東偏之室曰三咲軒左右或恠之夷白子曰余  
娶婦二十載未有胤嗣今年四十有七老且至矣方更得女此  
一可咲也承平盛年余嘗三至京師覲得微祿以為親養間用  
薦者入朝同進見忌尋引避還江南今親沒已久齒髮變衰  
自以為無復有用於世矣屬南北用兵乃始叨塵仕版此二可

咲也平居讀書至申韓衛鞅之用法輒嘻然曰是何不如周公  
之平易也見人攘臂談孫吳辯論鋒出甚可喜而自幸其不能  
今忝備官使辱游樞幙朝夕從事不離二者之間此三可咲  
也左右曰夫憂莫憂於無子喜莫喜於得祿榮莫榮於處機要  
此人之情也今子中年得祿雖不逮養然辛居樞要固可以驩  
然自咲矣若夫久娶無子老更得女親戚故舊無不為子憂者  
今也願亦自喜而咲無乃與人異情乎哉夷白子曰汝以為喜  
者吾以為懼汝以為榮者吾以為恐汝以為憂者吾則以為不  
必憂吾自謂同於人者莫已若而汝獨以為異此其所以為可  
咲也汝亦嘗聞東門吳之喪子乎東門吳有子而喪與無子同  
今吾得女孰與喪子故不必憂夫爵以待賈祿以勸功機要所  
以處文武非常之士今不賢而都好爵俸而貴者也無功而享



厚祿苟而富者也無文武非常之才而處機要不知耻者也况非素習而任其事為濫官非所能而居其職為竊位不逮親而養妻子為蠹國今吾一舉而犯不違者六悌焉若緣顛崖墜深谷石欲墮而壓之者汝以為榮且喜焉此又可咲之尤者也左右曰無子不憂亦有師乎曰有吾師東門吳也得祿而返懼處機要而加恐亦有師乎曰有昔向子平讀易損卦而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吾師也吾將從若人者朝游名山暮棲五岳榮辱不足以累其身喜懼不足以屑其意汝以為何如左右曰善夷白子曰若是則可以索我於三咲之外目錄其言書於壁伺大方之家決焉時至正庚子夏五朏也

憶親堂記

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淮南夏君仲信扁其所寓之室曰

憶親堂間謂余曰吾少也孤母夫人不以為不肯俾奉先君子遺體夙夜不敢違寧用克底于成人及僭官外朝任有祿秩而先君子不待笑頃歲辱以樞屬斷事官分治吳中用是由秦郵里第不遠千里迎母夫人來江南竊自念祿既不逮先君子矣而朝夕之養幸母夫人壽康又得就官不敢不竭力以庶幾無忝於君之賜乎未幾行省命下又自以為由蘇至杭僅三百里因扶持而行其視秦郵宜益無難者及致請而母夫人乃不樂去吳吾既莫之敢強而官守有常又不得以時歸觀於是定省之禮瀟瀟之奉乃反不逮於吳時此堂之所以命名也夫秦郵吾母夫人之邦也蘇與杭吾官所也由秦郵至吳千里而遠由蘇至杭三百里而近吾母寧樂去秦郵而不樂去吳而吾又不能強焉吾豈固以吳為吾土哉亦不重違母志爾子幸為記



之古之君子善養親者莫如曾子而其憶親也莫如狄公然曾子嘗南遊而仕於楚矣而其親固未嘗去魯也狄公嘗因使而登太行矣而其親固未嘗去河陽也然後世言養志者必曰曾子而狄公之於曾子蓋異世而同心者也方白雲孤飛眷戀不已此其心願安忍一日去其親乎及公勲業冠唐室中興有識之士固已於其登太行之時見之矣仲信僮環竒臨義有勇其宦游蘇杭數歷樞省殆曾子之仕楚狄公之事唐也嗟乎事親得如二子亦可矣然曾子不強其親以去魯狄公不強其親以去河陽今仲信之親不樂去吳門願安得而強之乎惟其不敢強於其親故移以事君也順移以事君也順故資以養親也安苟安矣則今日之吳門即異時之河陽也尚矣以吾土非吾土為哉然則親之逮不逮天也居之近不近時也不可得而強

者安時以適志也曾子我師也狄公豈欺我哉庸以是復仲信因書以為記

清嘯軒記

河東唐君伯剛少從鄉先生今內翰張公受業博雅好古論議恢達有魏晉間人風氣嘗至京師以能詩知名性樂易不喜事邊幅或勸之仕不應遂長嘯賦歸與疇人靜者明田讀書後子弟射獵逐麋鹿以卒歲意有所感輒嘯然以嘯自適屬南北用兵將相承制以人材為已任伯剛遂不得以不仕自高既已進位機近猶復不廢清嘯故所至率以命軒間謂予曰願有記也夫嘯非君子之所得已昔阮籍終身嘯而不厭蓋籍負曠世不羈之材懷瓌傑宏放之器方其慟哭於窮途長歎於廣武作詩八十餘篇以詠所懷籍之嘯初未嘗忘乎世也及至蘇門與隱



者孫登長嘯相和遂歸而著大人先生論然後籍之嘯始與世相忘夫忘世非籍之志也嘯豈籍之所得已哉或曰籍好老莊者也故以嘯自得豈信然欤初伯剛由京師賦歸耕田射獵亦欲以清嘯自終矣庸詎知以人材為任者乃不容其自附於阮籍之流乎及當塗掌事得君子之時亦可以不必嘯矣然每休沐輒與嚮之畸人靜者或投壺或撫琴或玩弄商彝周鼎古法書名畫嘯咏終日人謂伯剛退不溺意於丘壑進不嬰情於軒冕其嘯也非得已亦非不得已伯剛以嘯自得非附籍而後嘯也苟得嘯之道矣雖不附籍亦嘯乎嘯乎伯剛所自處其殆不爽不惠之間非耶古今人雖不同又庸知靜者之徒無大人先生如蘇門隱者乎願余何足以見之姑為記其不爽不惠之說書之軒中與世之知嘯者商略云

### 蠹菴記

客有問蠹菴主者曰子之名菴亦有所本乎曰無有吾之生也與物之蠢動者同其天耳方其孩提也雷霆震而弗恐虎兕駭而弗懼鐘磬管籥聲之和也聽之如弗聞膏粱膾炙食之珍也享之如無味黼黻絺繡色之麗且文也視之如弗見斯蠢耶非耶而吾不自知也及其長也教之以六藝習之以詩書陶之以禮樂威之以刑辟於是存與亡相仍得與失相尋是與非相形情與慾相生行必擇利害動必慮吉凶言必徵善惡事必遠嫌疑然後聞雷而知恐見虎而知懼耳非五音不聽口非五味不享目非五色不視而蠢之天鑿矣昔老子之徒黜聰明去健羨非禮樂薄仁義鴻飛於青冥蟬蛻於穢濁以富貴為機爵祿為銜勒車服圭組為桎梏若將溷已而弗之顧者蓋欲不彫不



鑿以全其天也今考存亡於詩書稽得失於六藝酌是非於禮樂虞情慾於刑辟擇利害於機穽慮吉凶於街衢勸善惡遠嫌疑於桎梏由是奔尺寸走絲毫如蟻之附腥羶蛾之投燭火或突梯或鷓夷或如脂或如韋或睢睢或眈眈入則廣廈而居出則列駟而馳所至則舍者避席煬者避竈而弗恐弗懼弗聞弗視無味之天至是蓋不一鑿而止矣夫儵與忽一鑿而渾沌死今既鑿之又鑿之不一鑿之雖欲不止得乎此其所以名菴吾不知其所本容曰子以詩書六藝鑿子之天猶華子以魯儒生之治其忘疾乃更操戈而逐之也使詩書六藝而可逐也則子又將操戈以從其後矣雖然菴也者古之所謂蘧廬今之所謂逆旅也人皆可以託宿而去豈子之所得私哉故愚如顏子淵魯如曾子輿拙如周茂林亦未嘗不以六藝為戶禮樂為宇詩

書為府刑辟為輔也若夫處富貴而不事突梯踐齒祿而不務鷓夷乘車被服而不睢不眈執玉紆組而不脂不韋固未嘗不蟬而蛻不鴻而飛此不夷不惠楊子雲之謂可否之間其殆庶幾者也由是而觀則子之天鑿耶未嘗鑿耶止耶未嘗止耶夫置是菴於可否之間昔舍者避席煬者避竈今則與子爭席矣則未始鑿亦未始止也子以為不知所本豈欺也哉豈欺也哉或曰菴在具區松江之上去魯數千里而與秦伯仲雍所逃荆蠻之地相近主者朱姓或曰陶朱公之後也客則韋羗山人夷白子云是歲上韋困敦閏月甲子記

松泉亭後記

初周君德新之居淮西也日與樞紳子弟讀書彈琴於松泉之間自以為天下之樂無以加於此矣及出游四方而金陵錢唐



武夷天台皆以山水之勝名天下慮無不窮深極幽以肆其所  
歷而松泉所見亦已廣矣然未嘗不解鞍徘徊停策踟躕終日  
不能去已而擢官省垣從事機幄朝夕所與將相公卿上下以  
周旋者皆軍國生民之務也自是率居無寧歲出無常所然松  
泉之勝則未嘗不往來於懷故所至輒以命亭御史孟侯既為  
文記之矣聞又謂余曰不可以無言也昔人有隱於逍遙谷者  
天子問以所須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夫既已隱矣而所須猶  
有待於松泉而松泉也固隱者之所得私乎德新在淮西時以  
所居松泉不足以盡大觀故去而游於天下山水之邦以極其  
勝今既出而仕矣其所待以適其適者宜若與其隱者異所須  
矣然所寓猶以松泉名亭而人或弗諭也余為之解曰茂松清  
泉世之所賤軒裳圭組人之所貴昔天子問隱者以所須蓋欲

以所貴易所賤也彼隱者不屑焉今德新既有所貴而猶不忘  
其賤雖所處與隱者異須而所樂與隱者同趣此惟遊於物之  
外者為能然也方天下多故淮西最先被兵而松泉之廬得無  
已鞠為榛莽狐兔之墟否乎而嚮之所謂山水之勝如金陵天  
台武夷者又舉目有風烟之異雖欲如曩時窮深極幽以肆其  
所歷不可復得而東南都會莫盛於錢唐然山川人民僅存於  
百戰之餘蓋亦顛顛無聊久矣此德新所以不得以其胸中長  
抱負者自高於軒裳圭組之外而其入則贊廟謨出則參機畫  
鞠躬夙夜弗遑寢處者其志蓋將左右公卿將相披荆棘剗榛  
莽逐狐兔而殲之天其或者復使斯民有所休息則山水之勝  
庶幾復可以解鞍停策窮其深而極其幽然後脫軒裳解圭組  
還之朝廷乞身歸老而茂松清泉隱者不得私也嗚呼天下之



之樂復有加於此者乎然非遊於物之外者不能知也故余申其說為後記於亭中以伺且以釋或者之弗諭云至正庚子六月

松雲巢記

松可巢乎曰可上古未有宮室民居槽巢之上則松可巢也雲可巢乎曰可昔李太白樂廬山五老之勝嘗賦詩曰吾將此地巢雲松則松與雲皆可巢也夫巢於未有宮室之世則有巢氏之民皆是矣後世既易之以宮室而其人復有巢者乎堯之時有巢父焉堯之野無遺賢彼父者惡得而巢乎蓋上有堯為之君下有舜咎繇為之臣父雖賢列之百執事亦八元八愷之倫爾矧其時已治其民已安知父者非不得已而後巢者也以堯之世為可巢而巢焉斯其所以為善也若白者又惡乎而巢耶尚論其世則白去父遠矣夷考其人則亦百世之士也使白居易百

執事之間則黼黻人文弥綸帝載雖未足以致其君於唐虞然傳之後世亦豈易以淺近窺哉惟其一遇時君遂擯不用於是與賀知章司馬子微之屬汗漫於江湖神遊乎八極此其得已非徼已蓋可知矣然五老松雲一經品題千載之下膾炙人口是以世之瓌偉闊達闕曠而不羈者每誦其詩若見其人雖復跡顯勢崇而蟬蛻汙濁之心未嘗不與造物者游於有巢氏之始就余所知而言如高侯元善敷歷樞省其跡顯矣名祿勳賢其勢崇矣然室居委巷而不以為隘地逼郭鄙而不以為陋方構亭鑿池環藝花竹且自題曰松雲之巢每退自休沐輒彈琴賦詩徜徉乎其中而禽魚下上光景出没不越戶庭而城市山林脩然異觀侯將自附於李白歟則率百執事之賢日游廊廟之上其出處與白異矣將自託於巢父之流歟則飲食起居未



或一日而去宮室也然則巢惡乎而在蓋侯之巢不松而高不雲而深不上古而安不五老而勝而亦未始不偃仰於松雲逍遙於上古而超然於五老也蓋居廊廟之崇而志在林壑處官室之奧而情寄物表故以侯為附李白者固失之矣以侯為託巢父者亦未為得也余將杖策以從侯於不夷不惠之間侯其許之乎侯應曰諾因書以為記侯燕人也今為淮南行中書左右司郎中余則章羗山人陳基云

六柳莊記

昔者陶靖節既已不屑為縣令浩然賦歸與造物者游於羲皇之上矣其視世之軒裳圭組聲色子女與夫宮室狗馬之奉不啻如腥羶穢腐蟬蛻而去之唯恐其或染已也然而猶以五柳自號彼五柳者亦何與乎靖節重輕哉近世徐節孝以至行高

天下所居有二柳因自比靖節而流風遺韻至今不衰堯堯李沈君達卿起家儒林踐敷臺省由丞相掾再遷拜南行臺監察御史尋職法行中書為理官其出處與靖節異矣所居有六柳亦遂以名其廬曰六柳莊其於靖節亦豈聞其風而興起者乎達卿由布衣拔畎畝靖節以世冑樹風烈節孝以至行立師道皆人所難能者達卿為親而仕且三十寒暑矣其識量高明論議倜儻蓋古之遺直也今以三尺為己任出入廟堂廷爭曲直臣新是非務必當而後已其為事蓋亦人所不易者而達卿處之如公輸引繩動中程度然退則蕭然一室左琴右書間與賓友引觴酣嬉上下古今而言不及世事於是六柳者亦遂將與二柳相望於五柳間由是而觀雖予其同而黜其異可也且靖節百世之士也世不得而用之節孝獨行之士也世莫得而遺焉



達卿用世之士也。願所用何如爾。古今人不必同，不必同要其歸卒無不同者。君子亦同其心而已。達卿殆所謂善學柳下惠者非耶。或曰：節孝之柳，損於靖節者三；達卿之柳，多於節孝者四。其不同較然矣。而子獨以為同，何也。嗟乎！柳豈以多寡為哉。願所以相望於柳之外者，非或者所知也。達卿曰：善，遂記之。

退思齋記

會稽蔡君彦文由諸生起，憲曹歷郡，漕史辟掾，行中書擢江浙行樞密府為都事。所至以材譎賢勞著，稱蓋三十餘寒暑矣。今年踰五十，經儒緯律師，古不少懈。敏事力行，未嘗擇利害及退而思則又未嘗不拊躬自訟者。其自刻勤篤槩如此。嘗讀書至晉士貞子所稱荀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因歎曰：此春秋之賢大夫，所以為社稷之衛者乎。吾雖無能為，役嘗受

教於君子矣。乃自題其歲脩遊息之處曰：退思齋。以余辱有一日之雅俾申其說而記之。夫士之為事也，孰有大於事君者乎。其所思也，孰有先於君之事乎。思者何思，所以獻其可而替其否也。君好賢，吾思進之；惟恐其或不先也。君好佞，吾思遠之；惟恐其或後也。君惡諫，吾思犯之；惟恐其或隱也。君喜說，吾思去之；惟恐其或弗亟也。充此類也，亦可謂盡忠矣。於是退而思曰：吾所進果明且哲乎。吾所遠果便且巧乎。吾所犯果直道而所去果變白為黑，易是為非者乎。吾補過也類此，其殆廢幾矣。又退而思曰：吾責難於君者，欲其盡君道也。吾盡盡其道乎。君有闕，吾思盡其忠矣。吾有闕，將孰盡乎。吾師古人焉。爾此彦文之於林父，所以善師古也。善師古者，無他，亦拊躬自訟而已。然余聞之賢，不肖異思，彼思拓人之過，以為直利口捷給，以為辯從



史比周視喜怒為毀譽以為智此所謂小忠大忠之賊也林父疾之如仇讐賤之如禽犢惡之如鬼蜮如虺蜴者也彥文之所以勉其在此而慎其在彼朝焉而兢夕焉而惕閔焉不遑啓處者蓋將奉以周旋盡忠社稷師古之力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書以為記非徒以私彥文也亦將以自勗云至正二十年五月

志學齋記

士之志學猶農夫之志于畊焉易其田疇脩其疆畔先之以耒耜申之以耰鋤而參之以錢鎛時其農祥晨正以樹藝之凡庶草惡莠非其種與夫百騰之為苗蠶者耘耔之休刺之勿使滋且息焉然後穀之庭者碩堅者好而稟嘗薦饗衣食之源不匱詩云曾孫不怒農夫克敏甚矣學之有類乎畊也古之聖人無不學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昭文王學乎師尚父武王學乎

郭叔孔子之學無常師然要其歸則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也唐虞以降聖人有其德無其位言焉而為天下法者其孔子乎故士弗學則已學則必學孔子焉學孔子者無他亦猶農夫之師后稷而已故曰積耨耕為農夫積禮義為君子孔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皆由十五志學以積之彼學奕秋之為數者亦必專心致志而後得焉今吾為孔子之徒誦孔子之言豈訓詁而已哉文詞而已哉博聞強記夸多鬪靡而已哉由洒掃應對積而至於窮理正心始以成己終以成物此孔子之所以貽謀千載者也傳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甚矣學之有類乎畊也行中書掾古滕卜君師類以志學名齋雖鞠躬王事戮力戎行而歲焉脩焉遊焉息焉之志未始不閔



閔焉如農夫之望歲師顏之志亦尚矣夫人情為田禮以耕之  
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而異端百家之說為我庶草惡莠百騰  
者又耘耔之株刺之惴惴焉惟恐其滋且息焉歲云秋矣庭者  
碩矣堅者好矣孔子之所謂立立此者也所謂不惑不惑此者  
也知天命知此者也耳順順此者也從心所欲從此者也始無  
扞格不勝之憂卒免過時難成之患近不汨沒於功利遠不躐  
等乎空虛窮則避世而無悶達則化民而成俗此學之所積如  
衣食之源生生而不匱甚矣學之有類於耕也師顏於此奉以  
周旋蓋將積之以化民成俗者也書以遺之以勸同志尚安以  
舍己之田耘人之田哉

卧雲軒記

行中書右丞吳陵王公即居第東偏築室若干楹壘石為小山

引水為池沼藥畦花徑紆餘委折朝光暮景與雲日爭變化間  
與所知角巾道遙引觴淋漓酣歌夷猶浩然有脫屣軒裳蟬蛻  
富貴之意嘗自誦曰世無赤松子則范少伯張子房何如人也  
曰自題其額曰卧雲軒黃鶴山人最善畫凡卉木烟霞山光水  
色可以狀夫軒之勝者慮無不曲盡其態士大夫因相與傳玩  
之且曰王公古之人傑也曩在畎畝已有憂天下之心今以內  
聖外王之學尊主庇民之道出將入相為時宗臣蓋布衣之極  
矣於是一丘一壑以卧雲自高不亦宜乎又曰夫雲隨時而隱  
見因人而卷舒者也故在泰山則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  
而雨於天下在赤松則御之以上下為雨師以事神農在少伯  
子房則乘之以從勾踐高祖談王霸為萬乘師由神農至今不  
知綿歷幾千百載矣黃帝氏嘗以紀官保章氏嘗以占歲漢世



祖氏嘗以命臺今公所處則少伯之位所行則子房之道所掌則黃帝氏之官所致以為豐穰則保章氏之歲所策勲以圖不朽則世祖氏之臺也由是而觀赤松不可及矣然為雨師以福四海是未嘗忘乎斯世也少伯子房宜無所可否矣然三致千金之產是貨殖之流公之所不屑焉者也若夫閉門辟穀若無意乎世間之事矣然卒以計定太子安劉氏此社稷之臣公之所欣忻慕焉者也彼南陽東山之徒識者不以其堅卧為高而以其復起為賢九原可作公其與之乎吾聞之古之君子動不違乎時靜不外乎物故散之則彌綸覆六合雲之跡也歛之則消液入無形雲之心也迹可畫也心不可畫也而况可言乎雖然姑為記之以待忘言者 至正二十三年四月己

嘉樹軒記

山陰朱君子安所居之庭有嘉樹焉天台陳基見而美之子安曰子亦知夫樹乎方其產於山林也莫不萌乎尺寸而至千尋為匠氏所知則取而用之為明堂為宗廟不為匠氏所知則老於丘壑而已或者又厄於山石困於巖穴感縮擁腫卷曲偃仄而不得遂其性否則病於戕賊歛効其用如粗梨桔柚涑桂而不可得均之於樹也而有幸不幸焉今斯樹之植於庭雖未必其為匠氏所取然亦逃於擁腫感縮偃仄卷曲與夫戕賊之患而愛護之功均於造物溉灌之勤饒於雨露縱未能上直霄漢蔽虧日月然視老於丘壑者亦或有間矣基聞其言而感之蓋士之晦於空谷有乘風雲之會佐時龍之運巍然立於廟廊者有德行以培其本禮樂以達其支而光華潤澤又護而為文章之盛然不獲措之於時以致其所以扶顛而持危者首云不材



而克終其天年如商丘之木有以材為患中道而夭於斧斤如  
宋荆氏之楸者此其幸不幸視彼何如哉今也托根於君子之  
庭始不厄於山石終靡困於巖穴養之以深仁而不徙於商丘  
之壽沃之以厚澤而不忍為宋荆氏之天庸知其異日不干尋  
乎又庸知其不為匠氏所取乎然則產於山林而有幸不幸者  
在於對之遇弗遇也託於君子之庭而有取不取者在於人之  
養弗養也吾知養之而已又違恤其取不取乎子安曰旨哉使  
吾因彼而有得於此者子之言也夫乃謝曰敢不封植此樹以  
無忘角弓因書以為記

萬壑松濤軒記

郃君彥清宦游東南樂吳興山水之勝卜築弁山之陽而名其  
宴休讀書處曰萬壑松濤夫天地之氣噫而為風其始也發於

太虛終也圓於六合而其噓吸於衆竅也為聲有萬之不同然  
而霜露既降溪谷蕭條其鬱然森茂挺然高出雲漢之表者殆  
莫與松為伍於是澹乎其相激沛乎其莫之遏颯乎眩乎如百  
水之源崩迸洶湧奔流而入巫峽轉瞿塘下江漢浩乎其莫知  
所極也於斯時也吾知彥清仰而聽俯而視庶幾與南郭子綦  
隱几而游於顛氣之初將嗒焉不知孰為松孰為我而予也又  
何足以知之哉雖然夫鼓元氣而成萬彙者果孰為之機括乎  
故張之則溢萬壑而不以為有餘翕之則不盈一掬而不以為  
不足然要其歸則未始張未始翕而亦未始不張且翕也今彥  
清以英邁之氣勇往之姿出而周旋乎世故酬酢乎萬變蓋不  
離於物而亦不撓於物也及其退於休沐於焉逍遙澹乎其相  
忘泊乎其無為其殆有合於此者是則不可以無記也若夫風



土之夷曠烟雲之吐納與夫嘉花美竹芬敷暢茂以宜於四時者它日從彥清遊尚為之賦云

聽雪軒記

顧君仲瑛飾其葺脩之室於所居小東山之左京兆杜徵君用隸古題其顏曰聽雪間徵記於予予惟天地之氣舒而為陽慘而為陰潤而為雨露凝而為霜雪而其所以舒所以慘而潤且凝者亦何與於人而人之情見雨露之濡則神夷觀霜雪之嚴則神肅此必有為之主宰於其間者矣且歲聿云暮雨雪交集君子於斯宜感時序之代謝慨物候之變遷退而居重幄襲羔裘徵纖歌選妙舞厲金石之響諧絲竹之音以樂其樂今也則不然歛容以處其獨潛聞以察其微超然若逝乎虛空薄富貴而樂枯槁者夫豈所謂灑奕、霏、咏、颺、霏、而屑玉緣薨而入

隙者果足以悅其耳而憚其心乎蓋歲功既成嘉瑞時應出無羈旅跋涉之役入有琴書詠歌之娛而又仰足以致其養俯足以盡其育蓋裕於已者不役於物足於內者無待於外於是施焉衍焉與焉天氏之民並游於熙洽之世嗚呼居太平之時聽豐歲之雪其得於天者亦厚矣宜其不以人之所樂以為樂而以已之所適者以自適然則非仲瑛亦何足以與於此哉雖然吾聞井甃不可以語海夏蟲不可以言冰蓋泊於虛者猶萬於時也今仲瑛處裕而不奢居盈而不矜持虛以守實主靜以制動庶幾於不溺此不沈彼而能與物推移者故予樂為之道也

深雪軒記

浮屠師金上人主嘉禾之天寧寺作室於方丈而聖之因名曰深雪軒或者議焉曰深雪云者唐詩人之語也上人游戲翰墨



歎弄萬物以陶寫其性靈其於詩人所謂前村深雪者輸泰和  
於歲寒運天機於言表蓋必默有以會於其心者矣非徒墜其  
室之謂也又曰上人禪者也禪之祖有侍立少林而積雪至腰  
者上人宴坐斯軒澄觀物初豈欲神而明之而與其祖者相忘  
於無色無聲無垢之天乎或又曰詩人之所謂託乎物者也禪  
者之所立外乎物者也今上人之名軒其託物乎則上人外物  
久矣其外物乎則所謂默會於前村相忘於少林者皆未易以  
淺近窺也由是而觀雪一而已而有詩人禪者之意上人合以  
名其軒蓋非得已也而或者議焉又豈得已乎嗚呼以不得已  
之言議不得已之名名可議也而非名者意在言表無色無聲  
無垢不可得而議也然則議其可名者而其不可名者它日更  
僕而議之可乎上人口唯因為記或者之言書之軒中以伺上

人字西白吳郡人為之記者夷白居易臨海陳基也

至正癸卯

鍊雪軒記

人恃五穀以生而世之嗜茶如五穀者豈以其能蠲昏滯釋煩  
壅亦養生者之助乎昔陸羽既著茶經張又新之徒復祖述羽  
論水之品第有二十而雪水則其殿也吳郡因了堂上人少游  
四方學出世間法而嗜茶則不啻如羽焉既歸老其鄉而其鄉  
之水宜茶且麗又新所記有若虎丘松江者殆與南冷惠山相  
伯仲上人願舍不取而獨竊焉有事於品第之殿者以自名  
其軒曰鍊雪且上人嗜茶如五穀蓋不可一日輟者也然猶必  
待有雪而後鍊之豈命軒之意乎蓋嘗從上人而論茶矣井焉  
而水新薪焉而火活始也爽朗乎若晴空之行浮雲終也輕盈  
乎如白花之耀陽春或薄者為沫厚者為鱗絲綸洵歎與雪同



物故茶之蠲煩釋滯猶雪之凌拜毒害也煩滯釋而後五穀之功全猶毒害拜而後萬物之天遂也故不必虎丘松江而水之品存斯善乎水者也不待涸陰沍寒而雪之用足斯善乎雪者也而其所以疏靈源溉舌本浸淫乎禪悅之味策勲乎養生之外斯善助五穀者也正使世復有羽將旨焉而心味之之不暇尚奚品第之殿云乎哉然此亦自有色香味者而言之爾當其未始有色香味也真妄冥合名實交喪果孰為雪孰為非雪乎故即是軒而觀謂上人所鍊為雪固不可謂之非雪亦不可噫願安得六根互用舌頭具眼者與上人言之韋羗山人記

小丹丘記

予五世祖由永嘉徙台之臨海距城百里而遠臨海之山大率自天台支分綿延若萬馬東奔而飲于海予家實在焉予

豈敢不遵事先君子甫見時即有四方之役道過天台不復能記憶少長閱天下圖經所載始知天台為名山而予家去山之遠近了不能踰度也豈惟山哉宗族姻黨親疏釋耆要亦不能盡悉鄉人有自東而西游偶與之接者聲相勞苦乃或始知其疏戚遠近否則不相知者十七八予少以貧賤役四方久居于吳婚娶于吳育子女于吳衣帛食糗于吳母沒葬于吳之壤僕妾廝養皆吳人盡室皆吳語而予獨操越音于其間予所處亦豈得已乎哉羈旅四方食飲服御與吳人異者或鮮矣四方之人遂皆以吳人目之而予老且仕不出吳境吾自視亦吳人而已乎今年春予於所居西偏治廢園可半畝即其中陋屋三數椽稍治葺之因扁曰小丹丘昔晉孫興公賦天台有曰仍羽人於丹丘後之人遂以丹丘為天台之別稱予今扁之蓋猶有昔



人不忘其土之意乎予生於台台之戚媼少長不必親也予長於四方而吳之家室子女不必疏也而治圃也何以丹丘為哉且予五世祖家臨海而五世之上不必知也予今居吳而後於予者亦不必其知也凡人五世而親盡親盡則塗人而已自予以往未能為塗人則或猶用知者故予於圃焉發之予於圃不遑締構之事屋上棟下宇皆仍舊稍加塗墍者予所能也江湖好事者或持梧桐篠篔簹橘柚芭蕉薜蘿葡萄萱蘭之屬耒則雜藝於圃客自淮海遺以兩鶴甚潔白可敬同門友起居即金華戴州能善為古文詞予求為之記而又自志云云者恐人不知予非吳人而後之人不知吾為台之人故詞繁而不暇畧爾

光福觀音顯應記

吳郡城西六十里光福寺銅像觀音以宋康定元年六月廿三

日示現故吳人目以是日為觀音初度焉故事凡雨暘祈祀必迎入郡城去年秋苦雨都水庸田使西夏文吉訥平江路達魯花赤西夏六十揔管大名高履迎寓卧佛寺設齋藏事靈貺昭灼是歲號大有年既繪像刻諸石又蠲寺之雜役且勒文以記之今年春雨滋甚迎禱輒應夏淫雨繼至農人告病復以六月戊戌迎銅像百官有司出郡西門稽首賓送冒暑徒行即承天寺止焉越十三日癸丑適為示現之辰江潮行中書右丞西域買木丁都水庸田使文書訥海道都漕運萬戶燕山脫因平江路達魯花赤六十揔管高履出俸金大集緇流作諸佛事文書訥適拜淮南行省參知政事將行尋製法衣備內之玉環以衣之監脩國史掾淮南施允恭時以使事在吳睹岳殊勝謹奉母命捐俸度工以黃金飾全像慈相端嚴寶冠有珠行殿內外備極



塼麗四衆圍繞天人具瞻香華紛郁幢幡旛旛鉦螺鼓鐘鐃旬  
震動如是三旬有二日而放大光明者二六月庚子七月戊申  
也陰靈屏除陽德焜耀全吳之壤惟聲並作有年之慶復地於  
茲七月辛亥自城還光福百官有司寅餞如初禮道路之人目  
擊儀容莫不改觀易視蒲伏讚歎以為希有允恭復俾善畫者  
寫斯像勒之美石以章顯應之實嘗考古者水旱之祭曰雩祭  
或城門或山川或岳鎮或海瀆或社稷郡縣則祭其界內所得  
祭者焉及佛氏以圓通威力方便慈悲利益群品在吳則銅像  
蓋自前代以東碑刻所載歷可攷以今觀之其蹟尤著宜吳人  
事銅像如事山川岳鎮海瀆社稷而禮有加焉為民上者從其  
俗而嚴其事蓋無非祈穀實弭疢癘致豐穰以為 聖世子養  
元之無疆惟什之計也是不可以無紀銅像示現之顛末見於

舊刻者茲不復云至正甲午秋七月下泮書

本源禪院記

距黃巖州治南五里有龜山延祐間大比丘無住定禪師居之  
至順中未桑門契山知師雅有延待十方雲水之意爰即舊圖  
新得地南隴之半而遷焉州信女金周等施錢刻木肖圓通大  
士像莊嚴崇奉蔚為寶坊今所謂本源禪院者也師慮衆集而  
食不繼則事隨群居而傳不嚴則業墮既買田若干畝擇其徒  
廉畏通練者主其入又歲推大為衆所服者八首座凡禪誦動  
作威儀之則一遵百丈清規而九旬之夏脩持以惟謹蓋師族居  
州西橋高曾祖皆業儒出仕而師生淵靈事祝克孝既終養輒  
蟬蛻萬緣首謁方山寶公器而度之時年二十又八具領戒言  
次謁無涯際公一語懸解頓造玄關更見鐵山璠公而歸老是



山足不越閩者垂三十載以至元年八月廿四日示寐閣維之  
日珠園玉潔名曰舍利者無筭遂建塔於山之西麓春秋七十  
有三僧臘四十五後八年已丑其徒一恒介不徒文煥以院之  
始末師之出處徵文記之按龜山即委羽山以所謂俱依山者  
也道家者流號為天下第一洞天古有真人出甘輕舉於此今師  
以世家右族有入空探寶退藏於密之志始也將以滅跡韜光  
終也遂以順緣闡化於是崇基易構宅勝面陽佛燈照大有之  
天梵宇廓空明之境凡挈瓶錫背笈篋而來者至是如歸人謂  
供依之兆觀此可徵豈偶然哉為其後者尚知培本濬源蹈規  
迪矩使無上福田利益群品則甲刹之傳其小艾乎庸為之書  
若夫工之鉅細費之多寡抑末也茲可畧云  
夷白集卷十一終

卷十一終

臨海陳基敬初著

精忠廟碑

自古將相功臣身任社稷安危而存沒始終之際凜然有君子  
風百世之下至以其墳廟廢興觀時政之得失如故宋太師忠  
武岳鄂王者豈非以其人死而不朽而人心天理固自不可泯  
哉初王之歿也蓋二十有一年孝宗嗣位實始以禮葬王父子  
於杭錢唐縣西湖之北山王之孫制帥甫尚書珂相繼請於朝  
賜功德寺曰褒忠衍福且躬祠墓側賜額曰精忠尋覓田若干  
畝蘇之崑山以奉烝嘗咸淳戊辰四世孫運幹通復置吳興田  
若干畝命僧甲乙主之運去物改寺廟亦廢元大德辛丑子孫  
之在江州義興者相與裒財率力繕葺復完久之疏屬有為浮



屠氏者盡翦棄前人所封殖而歲時所恃以追養享本者至是復委地矣秦定改元寺主僧可觀獨以祠事不復為已憂朝夕扶服走公卿士庶間蓋十有三年為至元仍紀元之六年庚辰郡經歷李全初嘉其義募郡人力新之蓋亦勤矣至元十九年己亥臘月妖寇犯杭先是行省左丞相達實帖木兒公與太尉吳陵張公某以兵屬本省平章政事兼同知行樞密事張公總鎮杭由冬及春寇百方攻城不利乃縱兵四掠燒民廬發冢墓三月辛丑大戰數合是夕寇潰斬首數千級生擒者以萬計寇平吳陵公命即故址作新廟經始於某月某日落成於某月某日中為正寢凝土為王像而配享者子則宋忠州防禦使繼忠侯雲將則宋閬州觀察使文烈伯張憲而下各就序前闢廟門東西為兩廡後為燕寢則祀王父母洎夫人餘四子武畧即雷

中大夫霖朝奉即震脩武即霆女與諸孫咸在焉陶邃靚嚴視前有加而栖僧之廬候賓之館昔之所嘗有者今無不備仍命僧甲乙守之而蘇湖之田則俾郡守謝節量其出納著成規刻之碑陰毋令擅有侵耗焉甫竣事平章公率僚佐致祭廟庭且曰世以鄂王功名位望與張魏公浚等並為中興名將至論文武仁智用兵如神慨然以恢復之功自任忠義之言流出肺腑則諸葛武侯以來不多見也當其長驅中原轉戰千里此其心豈忍斯須忘君父之辱哉使天而克終其志則相涿州不足多道而秦祿乃忍使其自壞萬里長城如劉宋之殺檀道濟於是兩宮竟魄卒從晉懷愍於地下而神州宗社鞠為丘墟此誰之罪歟我國家恩覃異代於王父子以至部將既已疏封列爵光賁泉壤而太史氏又論次其行事列而為傳矣獨其忠貫日



月歟重丘山始終大節事闕世教在祭法所當尸而祝社而稷  
之者蓋闕如也乃上疏 朝廷請與山川群望歷代聖賢忠烈  
之在祀典者並著令甲所以照徃烈勸方來禮也公俾書廟廢  
興歲月於石基不敢辭乃作詩併刻之俟祭歌以侑爵其詞曰  
昔宋中葉國步危宗廟失守九鼎移兩官蒙塵四海悲王獨自  
擔扶起之河濱華圻徒手支長驅中原屢舉旗敵氣已奪走且  
罷讐執屾雪復舊畿忠孝要與靈胥期諛臣居中肆固欺勲業  
垂成俄復隳長城自壞大厦歎耿耿忠誠天地知西湖之曲北  
山睡鬼神護此南拱枝爰作新廟倚翠微子祔而食將校隨白  
蘋為羞雜江蘼吳田有稷牲膾肥擊鼓考石吹參差王乘雲車  
駕文螭左右列祖參兩儀麾叱豐隆命雨師福澤下土年穀滋  
鈞天無諛寵厥施盍配群望歆無違

傳

史孝子傳

史孝子名懋祖字時可鄞人也宋丞相越忠定王諱某七世孫  
朝請郎知賀州諱齊卿之曾孫脩職郎紹興府新昌縣主簿諱  
賀孫之孫主簿生五子而懋祖則其次子公麟之子也公麟娶  
越餘姚趙氏久無子因禱焉已而有娠生懋祖甫三歲而趙氏  
卒未幾父亦卒祖庶母莫氏與兩叔公燾公秀及懋祖二妹獨  
存初主簿有田八千畝為錢唐浮屠所侵主簿與公麟相繼訴  
官不能直家用益落至莫氏復携公燾公秀與懋祖二妹訴江  
浙行中書益僮不能歸乃棄懋祖及二妹於人懋祖再轉為時  
貴家奴方醫釋即能知其世家而痛其孤窮少長服勤所事惟  
謹歲徃來朔漢備嘗勞苦時貴亦用是善遇之每獨思其親輒



嗚咽泣下至夜率淚漬其枕如是者十有七年時貴以罪廢懋祖因得放還江南莫氏洎公燾公秀尚無恙家徒四壁勢不自存懋祖盡鬻衣裝竭力為養二妹亦悉訪知其所歸父骨殖僧廬三十年至是始買山營葬葬之日泣血如初喪莫氏俄傷足病卧床蓐晝夜呻吟不絕聲懋祖扶持醫療數月乃瘡又仆于火體糜潰者殆半復侍療如初踰半載而瘡莫氏因歔歔感歎且曰吾媿弗能撫若之幼庸詎知垂老願得若力乎懋祖聞之孝敬愈篤懋祖自念賴祖父之靈復見鄉里親戚而所恃以奉烝嘗者惟田爾田不復祖父之志未信也乃奮力與浮屠爭於官吏氏亦畏憚浮屠之勢無敢助懋祖者會懋祖管范公察其實悉斷歸之懋祖得田即以頒諸叔弟其有失身為浮屠氏者命反初服得良家子配之公燾公秀莫氏物故獨身任其責喪祭

各盡禮閨門雍睦子亦克肖云

贊曰至元間金華人俞器之年十六被兵虜至北方公卿大夫哀其儒家子及長用薦者得官越十有九年歸為諸暨州判官至家則親戚無在者內翰黃公為布衣時實為之傳史懋祖以忠定越王之後熒、孤釋轉為人奴其隱忍困窮有甚於器之者其歸雖不能得官然及事其祖庶母二叔買山葬其父以孝子稱嗟乎陵谷變遷世家子孫困踣流落者何限其能生還故鄉振復先業如懋祖者蓋求什一於千百也君子曰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吾於史懋祖俞器之尤信

### 樂閒處士傳

樂閒處士吳人也姓陸氏蓋唐甫里先生之後恂寡言平居不見喜怒少年時與其兄俱讀法家書見其言慘澹少恩嘗太息



曰士不富貴則貧賤而已何不自從刀筆吏游乎且深文巧詆以陷人不測吾不忍為也遂去與兄居里巷間絕口不言爵祿以樂閒自號中歲厭居市廛謂妻子曰吾家有耒耜經甫先生所以遺子孫者畚鍤荏刺固吾事也吾將躬畊笠澤往來江湖復散人故事以終吾志矣即束書載家具竟往不返間着鹿皮冠衣褐衣從畸人逸士扁舟夷猶翛然有世外風或謂處士曰天職覆地職載日月職晝夜人居兩間朝作夕休幼學壯仕斯職也彼以名器不可多取則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於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斯不有其職者也仁義固先王之蘧廡寧處士以閒為樂其逍遙之徒耶抑苟簡之流耶處士曰吾朝作夕休無異衆人吾學不敢後吾仕則有命焉吾仰則天之覆仆則地之載吾晝夜則日月之明吾仁則願求之義則願由之吾

所不苟玩者名器而已爾爾閒者吾之所有吾安其有而樂之其職也逍遙苟簡非吾所敢知夷白子聞之曰隱者也

### 周處士傳

周處士名允成字允對吳人也元貞初從其父遊武林寓所毛宣慰素軒見而器重之延為其子師嘗讀法家書慨然有用世志以風病足不良於行遂浮湛里閭晚復好佛老氏之說日與鄉社耆年者游人因以靜樂處士稱之吳中子弟以律學受指畫者皆傳以古義其或舞知為深文見利乾沒不顧事是非陷人於不測者則必痛絕之子弟改乃許雅重然諾為人謀必忠崑喜揚人之善不善亦不能苟容鄉人有為不韙者必相戒曰慎勿使周處士知也諸有爭訟曲直就處士質之必極陳利害以諭之往往有感寤者故其居雖湫隘戶外之屨恒滿焉處士



蚤孤家素貧常所往來者有所饋遺亦相義而後受獨喜赴人之急顧己力不逮則以告鄉之好義者然未始以一毫私已事干人人用是益多之咸相謂曰周處士無擔石之儲而有高世之行奉母氏八十餘而終無間言其孝也事寡嫂三十餘年禮也送兄姊妹若干喪義也撫兄子弟子如己子慈也今年愈高家愈貧身後之責獨不在吾黨乎乃爭以錢買地長洲預營壽歲處士聞之頽謂子壻曰諸君子以吾為贅世翁耶生且不知吾之有我死又遑恤其它然業已辱諸君子高義乃以勝日持酒共飲其上歌歌竟日人又咸服其達云

贊曰太史公云法家嚴而少恩周處士法家者流顧凜有長者風士固有墨名而儒行者其處士之謂歟

### 傳古民傳

傳古民者金華人也善方數尤邃鍼術里中長者如故付講黃公最慎許可願折節與古民善在朝與公卿言輒稱道古民古民亦雅欲遊京師行至毘陵會公請老婦江南古民亦弗果行遂以醫知名蘇常間倫輩因往推重古民遇奇疾必引與參決每議論出入靈樞太素言無所讓入用益多之初古民至會稽見老翁病僂伏行市中甚苦群兒聚觀狎笑之古民惻然曰此所謂戚施不能仰者也頽蒼頭取鍼砭視其俞刺之有頃翁徐起信背掉臂挺然以去若無所甚苦者時宣城貢公泰甫為郡理官聞而異之已而貢女之子病風搦亟迎視之古民曰此客熱干正氣法當熇以散之用其言而愈去年冬予婦有疾候古民診之曰此胃口蓄熱故病暝川痛善嘔而食不下噎炎中脘砭上脘尋交熇以補瀉之時方雨雪或難之古民曰此拘士之論



達者不取也由是病旋已古民療疾多奇驗類此古民性簡直不苟合至用其術鮮或能過之也

夷白子曰宋南渡時金華傅氏聚族數百口總服同爨世稱為義門國初有以嵯縣尹致仕與里人王鏡潭俱得鍼法於故實文正公者蓋古民之先大父也王氏有子亦克世其業然論五診乃適度量規矩權衡繩墨以別百病傅氏尤有所授云

沈母傳

沈母姓徐名澍清字貞子世為湖州武康下渚里人至元間父昌徙城之迎春里生貞子少長躬織紵組繡以事父母父母篤愛之許納同郡烏程沈氏子之名之為婿未幾母閔疾貞子竊聞有言婚者即詣父泣曰不棄下母病為大人憂有如不可諱固極之痛也且婚姻不備貞女不行彼世俗鄙薄苟然而已者尚

忍為之乎及母沒號慟幾絕既免喪乃成婚逾年父邁疾貞子方產亟起視醫膳藥必嘗而後進如是者彌月父竟不起哀慕隕絕日就羸篤猶哭不輟聲姑嘗有疾剔股肉食之乃愈夫喪明朝夕涕泣竭力治療不能瘳乃自綜理其家事夫教子內外無間言子明遠服母訓受業鄉先生所從游皆瓌偉之士過明遠必請拜其母貞子不計家有無輒為酒俾盡懽乃已明遠篤學蔚然以文藝稱人謂沈氏有子云論曰昔晉汝南李氏從父兄謂事貴族為門戶計其後以子周顛等貴克成其志今貞子於母病之際毅然自持者徒以禮自閑耳非欲為門戶計也然卒教其子以儒為業又庸知興沈氏者非貞子乎

湯婆傳

湯婆者臨賀人也其先姓錫氏世傳當殷時嘗媵有莘氏與伊



尹鼎俎同事湯因更以湯為氏周成王時太公立九府圉法其族有配金父之長男為適婦者嘗得異術於上清童子夫婦俱衣五銖服以通於神明最為世所貴後漢有錫光者蓋其苗裔也子孫生產桂陽山谷間往往出而効用於世日煅月煉大小方圓惟人意所欲以故皆器重之獨龔婆之業者不問貴賤至今猶姓湯或曰上世以湯泉郡為其湯沐邑故以地為氏然不可考要銀色而鉛質皤腹縮項體肥白如瓠心澹泊不著黍稷五味每邴寒獨好飲熱水飲畢即屏氣默擁衾就床屏練寡老人見其温煥寡言率喜親習之最為善煦嫗人足足抵之盜然如春故又號之曰脚婆云旦日開喙倒腹罄所有為人傾寫輒見肺腑無隱惟不喜近年少人雅有度量絕口不言人過歲且夏竹夫人擅寵輒虛心退避廢處靜室無幾微不滿意或有叩

之者婆曰吾誓與人共歲寒彼以涼德側媚一時縱得幸如晚節何卒不與之較其不忤有容類如此 贊曰湯氏之先昉見於殷周之際尚矣婆稟中和之德潔已事人能視時為進退世態炎涼不一動其心殆所謂石子施不食其報者非耶其視鷓夷徒用區區酒德見稱於揚子雲氏有聞矣

祭文

祭故平章榮祿張公文

嗚呼謂天無為而生公耶則公之器量超乎尋夷謂天有為而生公耶則公之志業不宜遽止於斯夫力足以任天下之重而明足以燭事理之微奇謀足以坐制千里之敵而英略足以立決兩陣之機卑讓足以延攬四方之俊而威武足以雄驅百勝之師息信足以得三軍之死力而仁勇足以拯萬姓之顛危而



天不假年痛懼此極使千尋之木弗能扶大厦之傾萬斛之舟弗克濟蒼生之溺此天者之所以不可必而君子之所以長吁而太息鸞鳳豈不祥於梟獍麒麟豈不仁於虎狼蛟龍豈不神於螻蟻狼莠豈足侔於稻粱今妖鳥得以賊祥禽醜孽得以辱仁類蠕動得以制介族之長惡草得以為良苗之害豈天未厭亂而仁者不必壽耶抑民之無祿而淪胥以死者不必救耶何公之不幸一至於此而天之蒼竟孰尸其咎耶然公能以貴下賤而不能屈身以從賊能以仁伐不仁而不能臨難以辱國能厲聲罵賊而不能與之俱生能視死如歸而不能食不義之食蓋公之生也民有父母國有股肱公之死也豪傑失倚賴君子失依憑獨忠肝義膽通神明而貫金石英聲盛烈掀天地而震雷霆上可以爭光於日月下可以垂休於汗青此所謂沒而

不朽者在公可以無憾矣然復讐之義不舉則終天之恨不平四郊之寇壘不除則九泉之精爽不寧其等之所以尤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己者以首見招於館下繼辱薦於朝廷義雖均於僚佐息難忘於死生既不能漆身吞炭報知於國士又不能奮椎操匕以効死於賊庭惟鞠躬盡瘁恪勤於王事夙興夜寐勉強以力行臨風一奠蓋上為軍國慟而下以哭百黨之情

祭幹勒庶使文

嗚呼哀哉公止斯耶豈天惡正直神好詭隨耶謹言無避者恒不利於世而秉心忠亮者不必期願耶將蒼者不足信而吉凶禍福初莫知其所尸耶公之剛腸疾惡得於天者獨厚及以言得罪戾於人者又何其顛且危耶如使正色以立朝明目而張膽則英風偉烈夫豈補其闕而拾其遺耶及權倖誤國是



非乃明而天不假年果孰善其施耶豈譽、匪躬者道不昌皎皎不污者數必奇耶凡有識之士莫不聞風而流腕况某也辱知於公又特殊其等夷耶託交二十餘祀契濶三千餘里始終疏數如一朝夕豈非生同年學同業而道同師耶持節南來庶幾相見以慰離索又豈非以一葦可杭在浙水之東西耶豈期一疾不起遽罹此極而終天永訣孰謂魂氣無所不之耶夫忠義足以正風紀氣節足以厲廉隅此所謂沒而不朽者將百世以為期耶頌親老子勿而琴亡人逝然質之天道則仁者有後固不可得而欺耶某也義當匍匐撫棺就次以哭知己之私念竊亦王官駿奔戎旅所不能自致者死者豈必無知耶銜哀致誠往伸一奠天乎痛哉孰使泣涕之漣沛耶尚饗

墓表

秦君墓表

淮南秦君沒葬崑山惠安鄉南園之原門人私誥曰孝友先生監察御史張君士堅題其墓曰孝友先生之墓君諱玉字德卿其先鹽城人四世祖統制府君慶扈宋南渡回家崇明東沙曹入父棟大父梁游太學為上舍生父庚咸淳末試通州第一人國朝徙居崑山之太倉遂隱不仕君八歲孤即知家世本末既長浸淫經史百氏獨不喜為舉子業家居講授二十年事母兄盡子弟道母願氏終未葬比卒突里中遺火逼君廬君伏柩號絕火為自滅族有據其田者君弗與較更歸之券嘗道得遺金亟訪還其主僕間執盜之竊布帛者君縱之使去於是皆伏君為長者所論著有詩慕例大學中庸標說雜錄滂稿若干卷州部使者察君卓行將疏上褒旌論薦之君意不屑也至正四年



三月二十有四日卒於家年五十有三配顏氏子男二人曰約有文學曰辟先卒女二人長適某次先卒秦氏自統制府君而降皆能世其學君雖晦弗售然卒以孝友為鄉先生亦無憾矣余雖不及識君辱與其子約遊約泣謂余曰先君子之墓未有表之者欲表先德莫子為宜遂為之書以告其後人云

墓志銘

陳隱君墓志銘

隱君諱謙字子平姓陳氏吳人也甫見時即知事父母三十始受室悛色養退則率諸生講說周孔孟荀豈是以脩身事親為務年踰五十父母尚無恙父疾革思鰥隱君進鰥父歿遂終身不忍食鰥事兄訓謹甚訓字師敬為吏不務苟同在兩浙醴臺時嘗粥所乘馬書畫器物屬錢所知贏什一自給所知死妻

辭錢子母歸師敬師敬謝曰生享其利死餒其孤此市道吾弗為乃志以錢丐之及書滿徒步歸吳下則甚窶隱君曰吾兄能若是復何憂乃力苦周旋惟兄所欲為人謂師敬為吏廉君實有以左右之京口孫子翼與隱君為忘年交貧有女不能嫁隱君許助之後十餘年孫病篤隱君曰吾死欲見孫君地下即持貲走京口為畢嫁事初隱君事林處士寬寬強隱君以業試有司隱君勉就場屋屬吏卒搜檢懷挾者待士甚無狀曰歎曰道喪至此尚可以微俸失得為哉即罷歸盡棄舉子業折節屏除世好潛心六藝旁攬百家而卒守之以約嘗從師敬北客楊潤南寓杭累數歲不與人事接獨日從搢紳高世之士揚確議論為文章馳騁上下尤喜古賦及古今體詩詭麗春容詞辯鋒出不少讓故內翰蜀郡虞公金華黃公今晉寧張公與諸老之在



朝者交口論薦隱君宜任著作在廷署與鳴太平之盛隱君力  
謝乃止行者承制署師敬由掾史陞照磨佐分省軍事於常之  
無錫間謁告歸里第會郡事感語妻曰吾分必死矣謂隱君汝  
無官守宜自為計隱君曰兄在吾何所之有頃兵突至迫師敬  
隱君以身翼蔽之兵怒斥引出隱君復求入見師敬已殪即匍  
匐伏屍哭甚哀遂并遇害師敬妻王氏與老奴王乙亦自經死  
旦日門人范文綱訪其鄰知隱君兄弟皆死狀因泣索屍所得  
之篠橋下水中猶弟兄相倚立故人成元章白其事幙府為具  
棺斂且求其子詒屬陳氏於是隱君年六十七矣文綱奉二君  
葬吳縣天平山先隴側實至正丙申二月癸亥也隱君娶顧氏  
亦篤婦道先卒生子一詒女二長適范伯昂次適阮文通隱君  
所著述甚富兵後散亡獨所著周易解詁及古詩雜詩二十四

首得之灰燼中不燬越七年詒奉文綱狀來請銘基哭曰隱君  
兄弟存時時人為之語陳氏之子一儒一吏孝友愷悌今不幸  
俱遇兵死豈善不足恃哉且人孰不死而人獨哀隱君者哀其  
義不苟生死不求幸而免也嗚呼隱君之志亦烈矣乃論次其  
言行為銘銘曰 其學也匪穀其集也擇木載期載伏而巢以  
義覆孰仁其雛猗德不孤我作銘詩以敦薄夫不亦悲夫

表處士墓誌銘

處士諱德昌字子潤姓表氏其先汴人宋初以進士起家曰仲  
賢仲賢之後有提點京西刑獄者於處士為六世祖建炎間渡  
江居吳今長洲之蛟龍浦有東表有西表蓋以其所居別之東  
表有靜春先生博學好著書家居不言祿實處士之諸父處士  
則所謂西表者也曾大父諱邁大父諱義父諱英發處士身長



七尺狀貌甚偉天性醇厚讀書務明大義縱觀前史知古今理  
亂人物賢愚遭時治平雅意肥遯世居沃壤深病流俗侈靡之  
習嘗曰吾家本儒業賴祖宗餘澤有屋可以蔽風雨薄田可以  
供祭祀遺書可以教子孫浮湛鄉里偃仰卒歲不啻足矣獨念  
先大父好施予今力雖不及幸歲無水旱螟騰公上之頃粗畢  
追養之禮不闕子弟之教不廢尚能節衣食為親朋一日之懽  
每歲時伏臘斗酒相勞雖無燕珍之膳殺雞酌黍亦足以娛親  
屬有不能自振者周之無吝色嘉時吉日則與所知放舟吳淞  
甫里尋問前代名賢遺迹逍遙容與有曠世相感之意嘗誦仲  
長統樂志論而歎曰人生行樂耳縱富貴何為哉至正六年卒  
於家得年五十有五以九年葬吳縣胥基鄉穹隆山職塢之原  
娶朱氏子男三人曰禮曰信曰良女二人適葛裕朱珮孫男五

人穆秩穰稚种女三人仲子信好學而尚文雅處士既葬之明年  
信奉清江李衍之狀來乞予銘噫自南渡來中故家如朱氏  
者固不少然求其處身脩德苟可以及其親屬朋友者幾口體  
之養為之恐後用此終其身如處士者蓋將以是遺其子孫也  
夫嗚呼是宜銘銘曰 維逢也時有蘊弗施維歲也固有蔣斯  
樹維銘也弗忘有後斯永慶

姪天麒墳志銘

天麒陳氏子年十九其父伯淳命至杭見其族伯父基時同來  
者对姪九人留而不歸者五人天麒最少而知務學問基以伯  
淳同高祖而天麒之祖諱此為人信厚以言行重州里天麒兄  
弟三人天麒寔嫡且長其來杭也基擇師俾習舉子業未幾  
使吳門屬天麒受詩於會稽趙本初俄得軟脚疾即卧不能行



金華醫者趙以德診之曰此痿痺少年得老疾雖多投藥無益  
宜取菝葜草九蒸暴為丸服之藥未成而疾告革基使還召  
醫治之百方不能得竟死即高舍買棺斂屬時用兵又暑熾甚  
用是不免於水火函骨寄慈濟僧廬尋葬杭北山岳武後王墓  
傍若干步於是年二十矣死以至正壬寅六月廿日塋以明年  
八月三日銘曰 芝蘭斯植霜霰萎之璞玉甚美伊孰燬之生  
非不泐命有短脩塋近忠烈庶亦無尤嗚呼哀哉

故徐孟達壙志銘

吳人徐君孟達諱元震世居常熟之虞山考諱敬故益陽知州  
妣虞氏封東海郡君初益陽府君之官于朝也君以俊造游成  
均為博士弟子負精敏奇偉最為府君所鍾愛故徽州路儒學  
教授甫里陸公德元時客京師嘗見而奇之元統初府君出知

明之昌國州需次里中君以佳子弟出入府君左右進止不訛  
教授公見而喜曰此子真千里駒也吾屬意久矣遂贖以為子  
陸氏家素醇儉教授公尤慎重務以詩書承家君既贖事教授  
公如事府君先意承顏委曲備至且以時節省府君於昌國每  
遭郡君之喪哀毀盡禮居久之教授公捐館君獨以身任遺孤  
之責保抱扶持俾娶且有子而陸氏之業因賴以弗墜人皆謂  
教授公有後君之力也及府君以疾終益陽君迎柩歸常熟之  
先壟親戚賓友送車雲集凡葬祭百需視力所得為而衣禮兼  
盡君卹僕有卓識雅重然諾樂赴人之急遇事立決幾警絕人  
而以仁厚將之雖委身閭里不屑仕進而其英風駿望偉然於  
搢紳公卿間與人文不以疏數為厚薄臨財不苟惟義之所在  
方復營別業於松江笠澤之上聚書教子歲時伏臘幸粗有餘



將與所知優游卒歲俄一疾不起遂以至正十五年七月七日卒於家得年四十有七妻名仲端有婦德子男二人長曰緬湜毅好學次曰勗幼而克肖女一人適同郡曹玄越七日丁酉緬奉柩葬於吳縣靈巖鄉陳灣東橫山之原嗚呼君託人之孤急人之急刺身謹行始終無怵而天不假年壽不稱德此君子之所以哭之之慟也臨海陳基辱知君特厚義當銘其壙銘曰維孟達父世吳人有才弗施善其身託人遺孤力千鈞之死無作勗貞堪有引勿替在後昆

鄭國公并夫人合葬墓志銘

公諱懋字德懋宋末避難通州因占籍焉父道崇贈參知政事榮陽郡公母王氏榮陽郡夫人公少負氣豪宕以信義稱於人妻夫人戴諱妙字嚴重寡言執懋裁麻桑以奉祭祀賓客踈盡

婦道今吳王居鄉時公常從之游夫人間竊視知其非兀謂其子元明曰此人豪也蓋謹事之且為次子元紹求昏至正癸巳王舉義兵江淮問公首率元明等居麾下夫人內則綜家事給餉餽親製戰士之服窮晝夜不倦外則撫士卒如已子人皆樂為之用今江浙左丞呂公珍來自興化夫人見其附黨因為公言公與語大悅即分授以兵使事楚國公俾居左右而屬任之無何公以疾卒秦郵之東郭年六十有四元明以兵事嚴蒙獎海陵之茅山及師渡江元明等奉夫人居吳時年幾六十邨寒盛暑織絰不廢雖貴且富服御飲食如平時獨好施予邨里有不給者賑之恐後呼元明等誨之曰若等由布衣起畎畝遭遇非常克有今日吾聞之大丈夫所自許者忠與義耳尔第盡力事上毋曠乃職貽吾憂以至正甲辰正月得疾元明元紹朝夕



侍湯藥弗違左右夫人力疾語之曰我疾殆無他若等受重寄勿以我故怠乃事也乙巳八月有司論功封爵公贈榮祿大夫淮南行中書省右丞追封鄭國公夫人封鄭國太夫人命下病已亟即呼元明等曰妻附于夫禮也若父權厝浚土其將有待乎今仕于吳若等親則肺附任則股肱義不可去墓在泰非吾所以即安也我死必與若父合葬于吳此吾志也是年十月廿五日卒于正寢享年六十有六子男子十人長元明榮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右丞兼同知樞密院事次元紹昭勇將軍江浙行樞密院判官餘皆先卒孫男十三人女六人元明等告遷公柩遵治命也初夫人之卒也基步弔馬右丞與院判奉其柩樞密都事會稽姜漸之狀泣拜而言曰元明之先實宋魏王廷美十世孫宋亡避地通州當是時先祖年甫十三匿姓潘氏所

因以為嗣戴亦宗宗室外孫元明等遭時多故未遑請葬上復姓氏今不幸先夫人奄棄諸孤雖纍然齊經不敢忍死去苦塊然合葬之命不敢忘也今謹奉先公之柩至吳卜以是年十一月甲申合葬于長洲縣習義鄉上苧之原幸吾子哀而銘之基觀自古豪傑舉事率不階尺土而妻勉其夫父勸其子卒以義氣相許與成大業茲因公夫婦父子而觀今之世豈偶然哉乃按狀為銘曰 爽宋胄匿姓民間低徊草野備嘗艱難提攜二季擇主而從曰有內助克昌厥宗子服戎行母躬蠶織以給餽餉以供矢石有來孔武眎如己子曰惟二季無間兄弟天啓吳邦臣忠母貞生膺顯爵歿垂令名我作銘詩以告來裔上苧之原有崇弗替

王處士墓志銘



至正二十六年歲次丙午六月庚辰王處士卒于盤門之寓廬  
基蒲服走就位哭弔王遣內史諮議某元禮典喪事越六日元  
禮以狀授予為銘維夏五處士寢疾王命基走其門問狀時處  
士已不能言顧侍旁老婢使億度欲言之意若曰臣幸老王土  
死無憾矣基以其言復王哀之即命善醫候疾今不幸由是不  
起而基官太史銘固其職不敢辭乃序而銘之處士諱鑑字明  
卿姓王氏世為真定晉州之安平人曾祖用祖彬考瑁台州寧  
海丞妣畢氏處士少侍父官江南遂隱居吳門娶李氏子男一  
人曰淳先廿五年卒故今無子處士病且革以畢夫人弟之孫  
為後名繼善於是處士年七十有三矣王命有司買地吳縣靈  
巖鄉橫山之原葬之時七月丁酉也初江南內附中原士大夫  
多不樂仕南方寧海府君以將仕郎任吉安路安遠縣丞獨歎

曰處子豈可以卑小官憚遠涉而使遠人不蒙朝廷之惠乎即  
馳至縣縣人爭獻金銀以獻府君謝不受召其人慰遣之三年  
遷平江吳縣尹以善理民著稱未幾會京部以前除州縣官多  
曠等著令咸降二等府君已受七品秩因改授將仕佐郎徽州  
路休寧縣主簿遭母喪時丁憂未著令君曰吾於母而不盡吾  
情何以教民乎即解官持服去服闋轉登仕郎台州寧海縣丞  
治行如在吳縣時府君年未五十即謝事居吳時天下承平南  
服無事四方衣冠皆樂居吳中處士日侍府君左右入則躬定  
省職溫清出則從摺紳諸老講經義為文詞俊邁機警為同輩  
所推服及基游吳時處士年已五十餘議論風采高明個儻朋  
友過門無少長皆樂與傾盡家貧無甌石之儲應門獨一老婢  
客至輒扣鄰家門問酒酒至輒對客劇飲酒盡再謀雅善談論



然不及時事亦未始以一毫私已事干人如此者終其身處士  
少與弟鈞同學於燕至順改元鈞舉進士及第終沈丘縣尹府  
君以鈞貴追贈從仕郎真定路安平縣尹妣畢氏封宜人處士  
遊跡江湖隱德祿耀中外論薦前後章皆不報處士平生博學  
為文章多不留稿特愛唐人近體詩時有所賦詠皆平實沉毅  
如其為人晚年貧益甚節益堅閉門獨居足跡不出門者二十  
年安如也王初入吳獨求處士之廬而訪之處士與言皆仁義  
為得民心之本甚嘉納焉嘗語人曰王處士吾友也故其卒之  
日用深悼之且曰王處士以節義高天下然貧無以為喪凡送  
葬郵家有司悉任之嗚呼此處士之所以高天下也是宜銘曰  
嗚呼處士受材孔良出言允臧遇興廟廊而不膺棟梁懷璧而  
藏焉呼其可傷

夷白集卷十二終

夷白集附錄

陳基傳

吳人尤義撰

陳基字敬初台之臨海人父祥多聞好學而尤善老子清淨之  
說平居常黃冠鹿裘與方士游沒時基年甫九歲越五年母夫  
人姜氏即命與先駟從師於杭又四年從金華黃文獻公潛受  
業至正仍紀元之元年從文獻游京師授經筵檢討其徒有為  
御史者以言責謫於基謂並后為致亂之本目草諫章力陳其  
失冀君覺悟以正始也而上方溺愛詰知其由欲寘基於罪怒  
且不可測遂引避南歸于鄉奉母夫人西至吳教授諸生備養  
惟謹為詞必務上法三代下軼漢唐東南聲文為之丕變遠近  
學者爭師之戶外之屨恒滿屬南州用兵朝廷開本樞密府鎮  
撫南服起基為都事轉江浙行中書省員外郎俄陞郎中時平



章張士信統兵鎮杭基以本職參佐道之以正杭有岳飛墳蕪穢弗恭久矣基追慕興慨以狀請于朝俾與歷代忠臣並列春秋致祭尋自為文刻石墓上以表其功西湖書院舊有經史書板兵後零落無幾即白平章出官錢若干補綴成帙夫以天理民彝泯亂之秋干戈相尋日不暇給基乃贊佐餘力為其所得為使聖經賢傳復明於當時崇德報功無媿於往昔雖武夫悍卒聞下風而望餘光亦知有所興起擴而充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未幾由杭來吳參太尉軍府事及太尉自王於吳群下同聲賀之而基獨諫止太尉欲殺之不果已而超授內史遷學士院學士階通奉大夫覃恩二代凡飛書走檄碑銘傳記多出於其手基每以為憂而未敢以為榮也今 國家命將平吳巨多見誅戮而晏然無恐朝論多基之能尋 召入預修元史書成

賜金而還洪武三年十月壬午以疾卒於常熟縣河陽里之寓舍得年五十有七娶王氏先四年卒無子以弟之子訥為後女四人長適吳昱次車允次幼皆庶出基平居慎重寡默與物無競家人僕隸未嘗見其疾言遽色宗族故舊自浙東來依率養育獎勸俾各有成士有才可引而進之有喪不能舉者為買棺歛息意過於平生方太尉僚屬強占民廬基獨以已俸買宅天心里即舊屋數楹稍加塗墍環藝花卉之屬號小丹丘休沐之暇輒與客尚羊其中啜茗清吟議論古今出入經史百氏危坐終日歲時有事於祖禩始殺牲以展其孝敬初非薄於友也吳國將亡食肉者咸惴焉恐蹈鼎鑊君子謂基宜保終吉已而果然噫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基者其亦可謂克全而無憾者今歲于家有夷白齋稿二十卷觀其文雄而氣高可



以黼黻皇猷，殷陳帝業。而乃使留滯江湖之上，驅馳六馬之間，竟賣志以沒茲其可惜也夫。

刊夷白集錄

天台陳敬初先生，元季為金華黃文獻公門人，來寓吳以文學致聲重。當時雖仕為邦，歷官至學士，然入我

熙朝，與宋承旨王侍制有同門好用薦。

徵脩元史，畢仍還吳，以令終有文集名夷白者三十四卷，留吳下士。夫家秘不傳，習慕先生嘗抄數篇於卷冊間，遞聆一士有而靳不肯假用，購之猶逸其半。問陳思耘得先生手筆數十篇，又於友處借百篇，併為十二卷，躬錄缺諸梓，不惟標揚鄉先生亦庶乎副欲觀者之意也。尚於念之哉。

弘治八年歲乙卯秋八月望吳下晚生張習志





